孫子十家註（一）子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孫子

孫武著
魏武帝注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武經七書平津館叢書皆
收有此書平津本有魏武
帝注故据以排印

孫子三卷。魏武帝注。吳起二卷。司馬法三卷。皆宋雕本。嘉慶五年三月。屬顧茂才廣圻影寫刊版行世。爲之序曰。孫吳司馬之書。見漢藝文志者。孫子篇卷不止此。然史記已稱十三篇。則此爲完書。篇多者反由漢人輯錄。吳起書存六篇。或是亡佚。司馬法在藝文志禮家證之史記。言齊威王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之曰司馬穰苴兵法。古本或爲一書。然經史傳注所引司馬法。多今本所無。疑在百五十五篇中。玉海則以爲今存五篇。太平御覽則引古司馬兵法。文與今本多同。又載穰苴兵法。不在此書。左思亦有疇昔覽穰苴之語。通典亦引司馬穰苴。豈今佚者。爲穰苴書耶。通典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車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此文又見太平御覽。又有注云。凡兵者。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雜而爲八。是曰八陳。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御覽又引穰苴兵法曰。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戰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戰也。後四語。今本無之。

阮孝緒作七錄時。孫子爲上中下三卷。見史記正義。隋書經籍志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帝注。吳起兵法一卷。賈詡注。司馬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卽今本也。賈注已佚。或卽太平御覽所引注文。司馬法、爲齊威王時大夫追論撰述之書。隋志題屬穰苴誤也。兵家言自漢張良、韓信、任宏序次定著之後。魏武諸葛亮各爲寫錄。列代名將。行用流傳不絕。宋元豐時。以此三書。幷六韜三略。尉繚李靖兵法。爲武經

七書列在學官不得由後人妄自增損如後世所存三墳子夏傳諸書僞造之本今國家令甲以孫吳司馬書校武士伏讀欽定四庫書目提要言應武舉者所誦習坊刻講章鄙俚淺陋無一可取是善本傳世最少恐試官發題舛誤文義乖違所失大矣嘗讀華陰道藏手錄孫子十家注本刊於歷下又得明洪武時進士劉寅直解武經三書校此本大略相同補其缺葉寅凡例以爲因宋國子司業朱服校定之舊是宋本如此寅又據舊本增訂數處蓋宋時別本耳此本既影寫上版宋人缺筆字及不合六書字體皆仍其舊每篇有卷上中下題識又不分卷亦因之板心注明補葉不惑後人當與顧茂才商搉作音義附後云軍爲五禮之一儒者宜知戰陳無勇經言非孝而孔子云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豈愼戰之義或學其書未習其事指謂不歷戎行與夾谷之會使司馬兵萊人反侵地可知有武備矣不佞遠祖孫子家燕山忠愍侯及子弟羣從以明初佐命功析圭分鐵券者數世中葉以來始以科名文學顯愧將門之後未究兵鈐僅因獲舊書與同志分別眞贋又嘗得古印方半寸文云孫武私印臧於家又得古辟兵錢背有騎將象面文云吳將孫武以贈翁翰林樹培古人雖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其斯之謂矣是歲庚申斗指巳午二辰間之月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刑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孫星衍撰吳縣學生顧蒓書

魏武帝註孫子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魏武帝註孫子卷上

始計第一　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計於廟堂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五事七計、比求彼我之情也。一曰道、謂導之以教令。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將宜五德備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則勝也。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智能。天地孰得、天時地利。法令孰行、設而不犯、犯而必誅。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不能定計、則退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常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制由觀也、權因事制也。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爲道。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治去道．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敵治實．須備之．強而避之．避其所長．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以利勞之．親而離之．以間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擊其懈怠．出其空虛．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傳、泄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第二　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馳車、輕車也．駕駟馬．革車、重車也．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購賞猶在外之也．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鈍、弊也．屈、盡也．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言無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

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用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糧食則因敵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丘十六井也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丘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萁豆稭也禾稾稈也石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乃得一石故殺敵者怒也威怒以致敵取敵之利者貨也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與吾同也車雜而乘之不獨任也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益己之強故兵貴勝不貴久久則不利兵鈍火也不戢將自焚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第三 欲攻敵必先謀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與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得之爲次也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司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全旅爲上。破旅次之。五百人爲旅。全卒爲上。破卒次之。自校以上至百人也。全伍爲上。破伍次之。百人以下至五人。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其次伐交。交、將合也。其次伐兵。兵、形已成也。其下攻城。敵國已收外糧城守攻之爲下也。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飛樓雲梯之屬也。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毀滅人國。不久露師。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則不頓兵挫銳。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謂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一術爲正。二術爲奇。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敵、則能戰之。已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少、則能逃之。高壁堅壘。勿與戰也。不若、則能避之。引兵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小不能當大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將周密。謀不泄。輔隙、則國必弱。形見外也。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

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御也。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不得其人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引、奪也。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君臣同欲。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第四 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守固備也。可勝在敵。自修治以待敵之虛懈。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見成形也。而不可爲。敵有備故也。

不可勝者。守也。藏形也。可勝者、攻也。敵攻己乃可勝。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以守者、力不足。所以攻者、力有餘。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喻其

深微。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當見未萌。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爭鋒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易見聞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敵兵形未成。勝之無赫赫之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察敵必可敗。不差忒。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謀與無慮也。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用兵者。先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度生量。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已與敵孰愈也。稱生勝。稱量之。故知其勝負所在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

兵勢第五　用兵任勢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爲分。什伍爲數。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

敗者、奇正是也。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以至實擊至虛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擊敵也。故善戰者、其勢險、險、疾也。其節短、短、近也。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在度不遠、發則中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亂旌旗以示敵、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轉也、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皆毀形匿情也。治亂、數也。以部分名數爲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形勢所宜。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見贏形也。予之、敵必取之。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以利動敵也。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專任權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任自然勢也。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魏武帝註孫子卷中

虛實第六 能虛實彼己也.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力有餘也.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誘之以利.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故敵佚、能勞之.以事煩之.飽、能飢之.絕其糧道.安、能動之.攻其所愛.出其必趨.使敵不得不救也.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出空擊虛.擊其不意.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情不泄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要路.而攻其君主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軍不欲煩.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

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吳越讎國也。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也。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因敵形而立勝。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不以一形勝萬形。故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而制勝也。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不重復動而應之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

月有死生。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軍爭第七 兩軍爭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陳也。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左右爲旗門。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爲難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示以遠邇。其道里。先敵至也。故迂其途。迂其途者。示之遠也。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遲不及也。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不得休息。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蹶、猶挫也。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而至者多。故無死敗。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高而崇者爲山。衆樹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斷迦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用鄉導者。

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故其疾如風。擊空虛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也。侵掠如火。疾也。不動如山。守也。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因敵制勝。廓地分利。廣地以分敵利。懸權而動。量敵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正正、整齊也。堂堂者、大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第八　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無所依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衢地四通之地。絕地無留。無久止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途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不當從。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小而固。

糧饒不可攻操所以置輜重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謂下五事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害其所惡也役諸侯者以業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趨諸侯者以利令自來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勇無慮也必生可虜見利畏怯不進忿速可侮忿疾急之人可怒侮而致之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汙辱而致之愛民可煩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第九擇便利而行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迎高也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併故可敗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附近也視生處高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後依高

而處。無迎水流。恐漲我也。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之中。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恃實滿向水草放牧也。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渡而水遽漲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澗道迫狹深數丈者爲天隙。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蒹葭者、衆草所聚也。林木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以下相敵情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斬伐樹木除道也。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爲障。欲使我疑。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獸駭者、覆也。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

而益備者、進也。其使來辭卑、使聞視之、敵人增備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詭詐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陳兵欲戰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卒疲勞也。烏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甀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諄諄語皃。諭諭失志皃。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奇伏也。兵非貴益多。權力均也。雖無武進、未見便也。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斷養足也。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魏武帝註孫子卷下

地形第十 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此六者．地之形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寧致人．無致於人．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地險隘．尤不可致於人．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挑戰者．延敵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不料力也．卒強吏弱、

曰弛。吏不能統卒故弛壞。吏強卒弱、曰陷。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吏怒而不服。農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心不獃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爲將若此。亂之道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欲戰之地有九。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

者、爲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士卒皆輕返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可以少勝衆。弱堅強。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道正相交錯也。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得其國助。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難返之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少固也。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交地則無絕。相及屬也。衢地則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掠。蓄積糧食。圮地則行。無稽留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或人問之。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幷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養士氣。幷兵力。爲不可測度之計。投之無所

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死安不得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心幷也。兵士甚陷則不懼。士陷在死地則意專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拘、專也。不得已、則鬬。人窮則死戰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皆焚燒物。非惡貨之多棄財致死。不得已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皆持必死之計。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縛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雖方馬埋輪。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強弱勢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齊一兒。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謂清淨幽深平正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其心也。聚三軍之

衆投之於險。險、難也。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人情見利而進。遭害而退。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使相交屬。爭地、吾將趨其後。地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掠彼也。圮地、吾將進其途。疾過也。圍地、吾將塞其闕。以一其心。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勵士心也。故兵之情。圍則禦。相持禦也。不得已則鬬。勢有不得已者。過則從。陷之甚過。則從計之。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也。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私。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言軍法令不豫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作賞。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

告以言。兵尙詐。犯之以利。勿告以害。勿使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必殊死戰。或在死亡之地亦有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於死地也。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彼欲去開而擊之。幷敵一向。千里殺將。先示之以閒空虛弱之處。敵則幷向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將也。是謂巧能成事。是成事之巧也。是故政擧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謀定則閉關梁絕其符信。勿使通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誅、治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敵有閒隙。當急入之也。先其所愛。據便利也。微與之期。後人發。先人至。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行踐規矩無常也。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火攻第十二　以火攻。當擇時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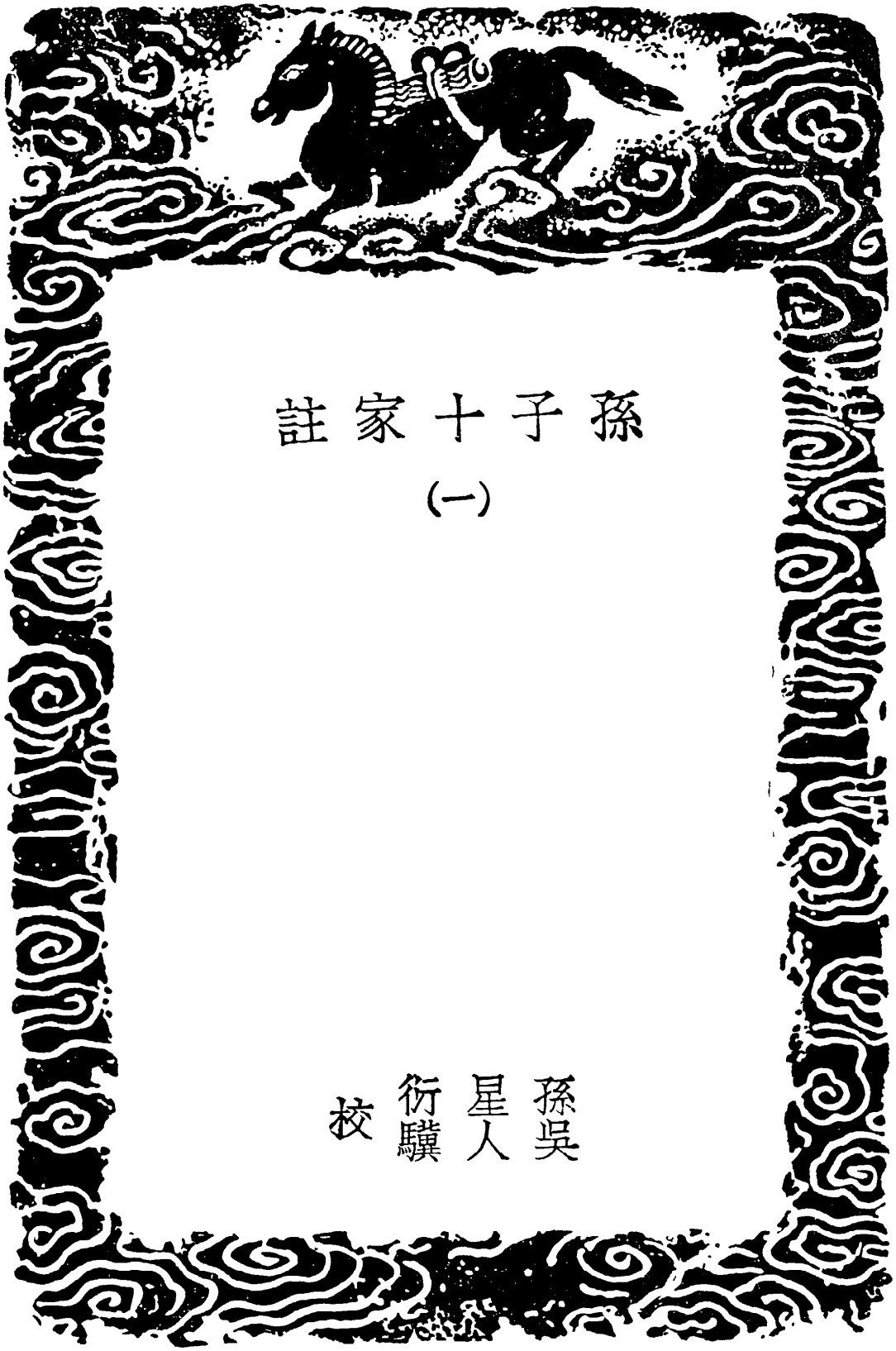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煙火必素具。燒具也。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

可從則止。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晝風久。夜風止。數當然也。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取勝明也。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水但能絕敵糧道。分敵軍。不可奪敵蓄積。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若水之留不復還。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月。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不以己之喜怒用兵。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第十三　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祿祀而求。不可象於事。不可以事類求。不可驗於度。不可以事數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因間人也。故用間有五。有因

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時任用五間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舍居止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伊尹也．）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呂望也．）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十家註

(一)

孫星衍 吳人驥 校

本館據岱南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孫子十家註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公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卽出于黃帝。故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爲兵經。比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爲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證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陳。有苹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荅。見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卽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之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祕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略解。謙言解其怕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捷要。杜牧疑爲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爲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皞。六賈林。七宋梅聖俞。八王哲。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爲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爲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

孫子。其文卽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卽凌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凌、張子尙、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曩予游關中。讀華陰嶽廟道藏。見有此書。後有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典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令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念湖太守。畢恬溪孝廉、皆爲此學。所得或過于予。遂刊一編。以課武士。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又曰。我戰則克。孔子定禮正樂。兵則五禮之一。不必以爲專門之學。故云未學。所爲聖人有所不知。或行軍好謀則學之。或善將將如伍子胥之用孫子。又何必自學之。故又曰。我戰則克也。今世泥孔子之言。以爲兵書不足觀。又泥趙括徒能讀父書之言。以爲成法不足用。又見兵書有權謀有反間。以爲非聖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學者。吏之治事可習而能。然古人猶有學製之懼。兵凶戰危。將不素習。未可以人命爲嘗試。則十三篇之不可不觀也。項梁教籍兵法。籍略知其意。不肯竟學。卒以傾覆。不知兵法之弊。可勝言哉。宋襄徐偃仁而敗。兵者危機。當用權謀。孔子猶有要盟勿信、微服過宋之時。安得妄責孫子以言之不純哉。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眞孫子之後。媿余徒讀祖書。考證文字。不通方略。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陽湖孫星衍撰。

孫子序 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足兵上有足食二字。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二恃字御覽皆作用。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御覽作聖賢之於兵也。 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正義所引。卽謂此文也。 審計重舉。明盡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忽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幷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

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鄭樵通志藝文畧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十家註卷一

清　孫星衍
吳人驥同校

計篇　曹公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太乙遁甲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爲篇首　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　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爲篇首耳　王晳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令兵衆士卒賞罰也　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或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隃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　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　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　王晳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　張預曰民

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愼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通典．古本如此．今本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蓋後人因注內有五事之言．又下文有校之以計句．故臆改之也．按本書言兵之所重在計．故云經之以五校之計也．且五事與計自一事．原非截然兩端．今因注內五事之言而改其文．然則下文又有七事之語．又可臆改爲七計乎．從通典．

曹公曰．謂下五事彼我之情．原本作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按此亦後人臆增．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　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即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即篇首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　梅堯臣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　王晳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　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杜佑曰．德化．據通典補．下四句同．　張預曰．恩信使民．

二曰天．

杜佑曰。惠覆。　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杜佑曰。慈愛。　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杜佑曰。經略。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　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　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孰。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下文主孰有道。張預注云。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原本作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民作人。避唐諱。危作佹。字之誤也。）

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　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

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訛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　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　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　陳皞註同杜牧　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晳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　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

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通典制上有節字誤。御覽引作節制。一引作時制。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剛柔二字。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孟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慮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形。故曰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氣雲出壘。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故司馬法曰以下。原本無。今據通典及太平御覽補。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歸。皆本人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違

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尙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興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淸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今可目覩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

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氾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鼂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待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敍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瑤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敍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敍之也、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梅堯臣曰、兵必

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王晳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末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　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衞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譎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公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通典及御覽作制度非）論在九地篇中　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　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

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按潛夫論引作智仁敬信勇嚴。是漢時故書如此。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　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　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　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

王晳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狗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　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爲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公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原本作主君誤今從通典御覽改正）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皆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畫也制者金鼓進退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列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開闔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廝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兵者以食爲本須先計利糧道然後興師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畫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王晳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羣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用者凡軍之用謂輜重糧積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餉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御覽知字無非）不知者不勝

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卽勝也（原本誤於而索其情下今改正）張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通典上有用兵之道四字此意增也又御覽計字上有五字）而索其情

曹公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索音山格反搜索之義也（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謂

上五事將欲聞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乃能必勝不爾則敗　賈林曰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難　王晳曰當盡知也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　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　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　王晳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　何氏曰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　張預曰先校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祖而不賞有功爲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曹公曰道德智能　按御覽引校之以計作校之以五計五計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一也天地孰得二也法令孰行三也兵衆孰強士卒孰練四也賞罰孰明五也故其注文各附正文而主孰有道將孰有能爲一節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爲一節今杜佑注于兵衆士卒二句亦合解之然則魏武解辨本詳其注意亦與杜佑同也道德智能四字既統釋二句不當在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

杜佑曰道德智能主君也　原本作主君也道道德也此合注者改之今從通典御覽訂正必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能否也　原本作兩國之君誰知誰否也據通典御覽改正若荀息料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是也　李筌曰孰實也有道之主

必有智能之將范增辭楚陳平歸漢卽其義也按李筌及杜佑注原本誤附于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柏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

天地孰得

曹公李筌並曰天時地利杜佑曰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王晳同杜牧註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公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杜佑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原本删去此八字今據通典御覽補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也原本作校孰下不敢犯今從通典御覽改正杜牧曰縣法設令貴賤如一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王晳曰孰能法明令便人聽而從張預曰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呂蒙誅鄉人臥龍刑馬謖茲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爲如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強卒衆車多爲強梅堯臣曰內和外附王晳曰強弱足以相形而知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聞鼓而喜聞金而怒誰者爲然

士卒孰練。

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闇變。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王晳曰。孰訓之精。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王晳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爲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公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杜佑曰。以上七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據通典御覽補。）賈林曰。以上七事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孟氏曰。將裨將也。聽吾計畫而勝。則留之。違吾計畫而敗。則除去之。

杜牧曰．若彼自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

陳皞曰．孫武以書干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當我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寡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用爲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　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　王晳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今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曹公曰．常法之外也．　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便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　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　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　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爲勢於外．以助成勝．　王晳曰．吾計之利已聽．當復知應變．以佐其外．　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卽可明言於人．兵之勢利．須因敵而爲．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公曰制由權也權因事制也　李筌曰謀因事勢　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　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　王晳曰勢者乘其變者也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公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　杜佑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若息侯誘蔡楚子謀宋也（據御覽補）　李筌曰兵不厭詐　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　王晳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　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欒枝之譎也萬弩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囊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原本作言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按此後人所改今從御覽訂正）若孫臏減竈而制龐

涓。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爲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衆。械婁敬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　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鷙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　王晳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　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嬴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　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原本作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按此後人改以牽合二句。辭義淺俚。又與下文不接。今從御覽訂正。）誑耀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陳舟句原本刪。今從御覽補。）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水嚮。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　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

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　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　梅堯臣曰。使其不能測。　王晳同上註。　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　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爲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鳴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　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　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　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餌鄧禹是也。　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應之。於是絞人獲楚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僖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僖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　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　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　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　王晳曰。亂爲無節制。取言易也。　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是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邾是也。

實而備之。

曹公曰。敵治實須備之也。　李筌曰。備敵之實。蜀將關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其備兵。遂爲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　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卽須備之。不待交兵然後爲備也。　陳皞曰。敵若不動。完實謹備。則我亦自實以備敵也。　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　王晳曰。彼將有以擊吾之不備也。　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蓄力而備之也。　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

既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曹公曰避其所長也　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變而應之　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　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鄴劉裕禦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直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　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　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　王晳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　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公曰待其衰懈也　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　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驚是亞夫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而撓之者也　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　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急輕戰

王晳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　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氾水是也．　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　李筌曰．幣重而言甘．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禮以待之．勒乃驅牛羊數萬頭．聲言上禮．實以塡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幷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　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　陳皞曰．所欲必無所顧慮．子

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王晳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御覽作引而勞之。親而離之。下又有佚而勞之四字。按本文誘與取爲韻。備與避爲韻。撓驕與勞爲韻。不應于親而離之下復重出也。

一本作引而勞之。曹公曰。以利勞之。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爲三師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出。彼出我歸。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始病吳矣。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爲三軍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王晳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何

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　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敝若晉楚爭鄭久而不決晉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于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公曰以間離之　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幷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按通典摘引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故其釋之如此）　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爲秦所敗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　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用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　陳皞曰彼慆爵祿此必捐之彼嗇財貨此必輕之彼好殺罰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敵相親則以計謀離間之　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

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泰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公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　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敵也。故曰。兵者無形爲妙。

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杜佑曰。擊其懈怠不備之處。攻其空虛之塗也。太公曰。動莫神于不意。謀莫大於不識。據通典補。　李筌曰。擊懈怠。襲空虛。　杜牧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　梅堯臣、王晳註同上。　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太祖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合戰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江南兵。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城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

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自轉乃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矣。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志。又狃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陳。未及陳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　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燕人畏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御覽先作豫。注同。）

曹公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御覽作兵無成勢。無常形。按此用下篇語也。御覽誤。）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

察機在目也。（原本傳下有也字。故下無曰字。今從御覽改正。）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祕而不傳也。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爲。不可先事而言也。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王晳曰。夫校計行兵。是爲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述也。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通典作少算敗。此臆改之也。）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通典見上有易字。）

曹公曰。以吾道觀之矣。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與人爭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爲未戰而廟算勝。太一遁甲置算之法。因六十算已上爲多算。六十算已下爲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人敗。客少算臨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杜牧曰。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梅堯臣曰。多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算矣。王晳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何氏曰。計有巧拙。成敗繫焉。張預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籌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不勝。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十家註卷二

作戰篇。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糧於敵也。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王晳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軍費。猶不可以久也。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御覽作千乘。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曹公曰。馳車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據御覽補。按王晳引曹注。亦有凡千乘三字。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車也。一車駕四馬。原本作萬騎之重車駕四馬。今據御覽補。卒十騎一重。原本作卒三萬軍。今據御覽改。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廢二人。御覽作斯。主養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車駕牛。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駕以駟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爲率。則百萬可知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廢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舉二車各千乘。是帶甲者十萬人。王晳曰。曹公

曰輕車也駕駟馬凡千乘皆謂馳車謂駕革車也一乘四馬爲駟千駟則革車千乘曹公曰重車也皆謂革車兵車也有五戎千乘之賦諸侯之大者曹公曰帶甲十萬步卒數也皆謂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　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　張預曰馳車卽攻車也革車卽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與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

千里饋糧

曹公曰越境千里　李筌曰道理縣遠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御覽無費字脫然後十萬之師舉矣（通典御覽師作衆

曹公曰謂贈賞猶在外（原本贈譌作購今改正杜牧亦云贈賞猶在外　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帑藏竭於內舉千金者言多費也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　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細微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贈賞在外也　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　王晳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　何氏曰

老師費財智者慮之　張預曰去國千里卽當因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也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能興十萬之師千金言重費也贈賞猶在外其用戰也勝久（御覽無勝字）則鈍兵（通典御覽俱作頓兵下同）挫銳攻城則力屈曹公曰鈍弊也屈盡也　杜牧曰勝久、淹久而後能勝也言與敵相持久而後勝則甲兵鈍弊銳氣挫衂攻城則人力殫盡屈折也　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　梅堯臣曰雖勝且久則必兵仗鈍弊而軍氣挫銳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　王晳曰屈窮也求勝以久則鈍弊折挫攻城則益甚也　張預曰及交兵合戰也久而後能勝則兵疲氣沮矣千里攻城力必困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孟氏曰久暴師露衆千里之外則軍國費用不足相供　梅堯臣曰師久暴於外則輸用不給　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音單貨通典御覽并作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杜佑曰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　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唯頓挫於外亦財殫於

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元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熲。豈能爲之謀也。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畫也。賈林曰。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且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王晳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公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孟氏曰。雖拙有以速勝。杜佑註同孟氏。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陳皞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梅堯臣曰。拙尙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王晳曰。晳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愼於輕戰。每欲以

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蓁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耳。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成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恭爲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御覽作圖利，非。）未之有也。

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爲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　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張預曰：師老財竭，於國何利。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杜佑曰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也　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後知其利也　杜牧曰害之者勞人費財利之者吞敵拓境苟不顧己之患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安能取利於敵人哉　賈林曰將驕卒惰貪利忘變此害最甚也　梅堯臣曰不再籍不三載利也百姓虛公家費害也苟不知害又安知利　王晳曰久而能勝未免於害速則利斯盡也　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通典及御覽籍作藉按此與曹注合後作籍者字之譌糧不三載御覽作再載

曹公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　杜佑曰藉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釁而動兼惜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是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饋之軍入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　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　陳皞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役

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迓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公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粟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通典御覽作遠師遠輸。遠師遠輸者。則百姓貧。

孟氏曰。兵車轉運於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粟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南畝故百姓不得不貧也。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御覽作百姓虛。虛則竭。

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貪財皆貴賣則百姓虛竭也　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國家虛也　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　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常之斂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　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轉饋近者貪利而貴賣皆貧國匱民之道也　王晳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貪財皆貴賣晳謂將出界也　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御覽無財字）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御覽無殫二字）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費也　李筌曰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

四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姓糧盡財竭。力盡於原野。家業十耗其七也。　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人無不困也。　王晳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　何氏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居人上者。宜乎重惜。　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御覽費作用。非罷作疲。俗字也。又矢弩作弓矢。蔽櫓作干櫓。丘作兵。誤。其六作五六

一本作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牛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　李筌曰。丘大也。此數器者。皆軍之所須。言遠近之費。公家之物。十損於七也。　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　王晳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　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言車馬。疲、蔽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卽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曹公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原本脫。今據太平御覽補。萁豆稭也。秆禾藁也。石

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萁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言遠費也。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　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　杜牧曰。六石四斗爲一鍾。一石一百二十斤。萁。豆稭也。秆。禾藁也。或言萁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黃腄音直瑞反。又音誰。在東萊北河。卽今之朔方郡。　梅堯臣注同曹公。　王晳曰。曹公曰。萁豆稭也。秆藁也。石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晳謂上文千里饋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萁今作其。秆故書爲芊。當作秆。　張預曰。六石四斗爲鍾。一百二十斤爲石。萁豆稭也。秆禾藁也。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公曰。威怒以致敵。　李筌曰。怒者。軍威也。　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單守卽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　賈林曰。人之無怒。則不肯殺。　王晳曰。兵主威

怒。何氏曰。燕圍齊之卽墨。齊之降者盡劓。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涕。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卽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燒死。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公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李筌曰。利者。益軍寶也。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

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爲戰。後漢荊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　孟氏同杜牧註。　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　王晳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啗士。使人自爲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諭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饗士卒。國家所欲。惟土疆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公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其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官。卒長一人。車十乘、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恩下及也。或云。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上與敵戰。但取其有功者賞之。其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　李筌曰。重賞而勸進也。　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偏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

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　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梅堯臣曰偏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勵百也　王晳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　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偏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獲者以勸餘衆古人用兵必使車奪車騎奪騎步奪步故吳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

而更其旌旗

曹公曰與吾同也　李筌曰令色與吾同　賈林曰令不識也　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曹公曰不獨任也　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　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雜然自乘之官不錄也　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　王晳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　張預曰已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

是謂勝敵而益強

曹公曰．益己之強　李筌曰．後漢光武破銅馬賊於南陽．虜衆數萬．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歸本營．乃輕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

杜牧曰．得敵卒也．因敵之資．益己之強．　梅堯臣曰．獲卒則任其所長．養之以恩．必爲我用也．　王晳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　何氏曰．因敵以勝敵．何往不強．　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爲我用．則是增己之強．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類也．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公曰．久則不利．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孟氏曰．貴速勝、疾還也．　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

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　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　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原本作生民之司命．按潛夫論．通典、御覽、皆無生字．今改正．國家安危之主也．潛夫論作而國安危之主也．

曹公曰．將賢則國安也．　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卻敵．人命所繫．國家安危在於此矣．　杜牧曰．民之性命．國之安危．皆由於將也．　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　王晳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矣．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精乎．　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任難．古今所患也．　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十家註卷三

謀攻篇　曹公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陳爲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戰之下杜牧曰廟堂之上計算已定戰爭之具糧食之費悉已用備可以謀攻故曰謀攻也王晳曰謀攻敵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於伐兵攻城也張預曰計議已定然後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曹公曰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杜佑曰敵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爲次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虜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者及用廣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爲上王晳曰若韓信舉燕是也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卽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公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公曰。一旅已下。原本作一校已上。字之譌也。今改正。至一百人也。　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李筌曰。百人已上爲卒。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　李筌曰。百人已下爲伍。　杜牧曰。五人爲伍。　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　王晳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按此注北堂書鈔引之。蓋非王晳注也。　何氏曰。自軍之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　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　賈林曰。兵威遠振。全來降伏。斯爲上也。詭詐爲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　梅堯臣曰。惡乎殺傷殘害也。　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未戰而敵自屈服孟氏曰重廟勝也杜牧曰以計勝敵陳皞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王晳曰兵貴伐不務戰也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爲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晉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通典理於作慮其勝敵作保勝勝於作出於）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寇恂圍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恂詞禮不屈恂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卽日開壁而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取謀者留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所謂上兵伐謀諸將曰非所知也杜牧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往觀之景公觴之酒酣范昭請君之樽酌公曰寡人之樽進客范昭已飲晏子徹樽更爲酌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奏成周之樂乎吾爲舞之太師曰瞑臣不習范起出景公曰晉大國

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慙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裏饟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人。　梅堯臣曰。以智勝。　王晳曰。以智謀屈人最爲上。　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　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祕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公曰交將合也　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　杜佑曰不令合也　李筌曰伐其始交（原本無據通典御覽補）

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　杜牧曰非止將合而已合之者皆可伐也

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黥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韓遂交馬

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　陳皞曰

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衞也　梅堯臣曰以威勝　王晳曰

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間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　何氏曰杜稱已

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鄰既爲我援

敵不得不孤弱也　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薄之孫

叔敖之敗晉師廚人濮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爲掎角

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　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　賈林曰善於攻取舉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

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　梅堯臣曰以戰勝　王晳曰戰者危事　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

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

下政攻城。今本下政作其下。詳注意。則故書作下政也。據通典御覽改正。

曹公曰。敵國以收其外糧。城以攻之爲下政也。杜佑曰。言攻城屠邑。政之下者。原本政作攻。字之誤。據通典改正。所害者多。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送款。舉襯轅門。百姓怡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爲下也。梅堯臣曰。費財役爲最下。王晳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師費財。兼亦所害者多。是爲政之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藝文類聚引作枌楯。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塹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改正。從其初所用字也。樓雲梯之屬。距闉者。踴土積原本作稍。字之譌。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轒轀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浮格衝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自修櫓以下。原本無。據通典補。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也。李筌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轒轀者。四輪車也。其下藏兵數十人。塡隍推之。直就其城。木石所不能壞也。

器械、飛樓雲梯板屋木幔之類也。距闉者。土木山乘城也。東魏高歡之圍晉州。侯景之攻臺城。則其器也。役約三月。恐兵久而人疲也。　杜牧曰。櫓卽今之所謂彭排。轀轒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來運土塡塹。木石所不能傷。今所謂木驢是也。距闉者。積土爲之。卽今之所謂壘道也。三月者。一時也。言修治器械。更其距闉。皆須經時精好成就。恐傷人之甚也。管子曰。不能致器者困。言無以應敵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漢書志曰。兵之伎巧。一十有三家。習手足便器械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夫攻城者。有橦車、剉鉤車、飛梯、蝦蟇木、解合車、狐鹿車、影車、高障車、馬頭車、獨行車、運土豚魚車。　陳皞曰。杜稱櫓爲彭排。非也。若是彭排。卽當用此楯字。（按櫓楯音訓同。盾也。又城上有櫓樓。所以守。亦扞禦之義也。釋名云。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今陳氏不達字義。妄生區別。謬已。）曹云大楯。庶或近之。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闉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須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　梅堯臣曰。威智不足以屈人。不獲已而攻城。則治攻具須經時也。曹公曰。櫓。大楯也。轀轒者。轀牀也。其下四輪。從中推至城下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蟇梯之屬也。謂櫓爲大楯。非也。兵之具甚衆。何獨言修大楯耶。今城上守禦樓曰櫓。櫓是轀牀上革屋。以蔽矢石者歟。　張預曰。修櫓。大楯也。傳曰。晉侯登巢車以望楚軍。註云。巢車車上爲櫓。又晉師圍偪陽。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註云。櫓。大楯也。以此觀之。修櫓爲大楯明矣。轀轒四輪車。其下可覆數十人。運土以實隍者。器械攻城總名也。三月者。

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尙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楚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通典其忿作心之忿。殺士作則殺士卒。又攻字下有城字。御覽其忿作心怒。）

曹公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　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取不拔。還爲己害。故韓非曰。一戰不勝。則禍暨矣。（原本禍訛作過。據通典改。）　李筌曰。將怒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爲木石斫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　杜牧曰。此言爲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帝始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乃命肉薄登城。分番相待。墜而復昇。莫有退者。尸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祖聞彭城斷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退。傳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尙恐不啻。　賈林曰。但使人心外附。士卒內離。城乃自拔。　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　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三分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杜佑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illegible]（按此係杜佑語見通典原本作何氏非今改正）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圍麴城蜀將姜維來救淮趨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麴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　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遁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勾安李韶守麴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遂降　梅堯臣曰戰則傷人　王晳曰若李左車說成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掘韓信於井陘之策是也　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不可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聞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　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鄧侯臧宮圍妖賊於原武連月不拔士卒疾癘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長足擒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　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文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

策縻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克廣固。曾不血刃也。　梅堯臣曰。攻則傷財。　王晳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杲是也。　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撓西安。脇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公曰。毀滅人國。不久露師也。　杜佑曰。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　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問僕射高熲伐陳之策。熲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事疲矣。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　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晉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　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　梅堯臣曰。久則生變。　王晳同梅堯臣註。　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　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滅敵國。

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公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李筌曰。以全勝之計爭天下。是以不頓收利也。　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鈍兵利自完。

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通典十作什。非。）

曹公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按杜佑作通典。每全引曹注。義有未了。卽以己意增釋之。不用十也四字。據通典補。）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　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　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

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　梅堯臣曰彼一我十可以圍何氏曰圍者四面合兵以圍城而校量彼我兵勢將才愚智勇怯等而我十倍勝於敵人是以十對一可以圍之無令越逸也　張預曰吾之衆十倍於敵則四面圍合以取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言守者十人而當圍者百人與此法同

五則攻之（通典五作伍非）

曹公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原本二術作一術者譌據杜牧張預注改正）　杜佑曰若敵幷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　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　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伐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城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　陳皞曰兵既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爲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梅堯臣同杜佑註　王晳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　何氏曰愚智勇怯等量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　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

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公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　杜佑曰。己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彼一我二。不足爲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　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苻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　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陳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尙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其於他哉。　陳皞曰。直言我倍於敵。分兵趨其所必救。卽我倍中更倍。以擊敵之中分也。杜雖得之。未盡其說也。　梅堯臣曰。彼一我二。可分其勢。　王晳曰。謂分者分爲二軍。使其腹背受敵。則我得一倍之利也。　何氏曰。兵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足可分兵。主客力均。善戰者勝也。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爲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也。杜氏不曉兵分則爲奇。聚則爲正。而遽非曹公。何誤也。

敵則能戰之。

曹公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　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　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　陳皞曰。料己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爲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　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　王晳曰。謂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　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　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陳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公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杜佑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戰。則當自逃守匿其形。　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擊之。齊將田單守卽墨。燒牛尾。卽殺騎刼。則其義也。　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隙便奮決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咎汜水之戰也。　陳皞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　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　梅堯臣曰。

彼衆我寡。去而勿戰。　王哲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傳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強耳。　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　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奮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元以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不若則能避之。

曹公曰。引兵避之也。　杜佑曰。引兵避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　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交換。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復得也。　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　王哲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　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公曰。小不能當大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爲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　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爲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歿匈奴也。　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　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　王哲註同梅堯臣。　何氏曰。如右

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衞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爲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爲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　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爲大敵之所擒。息侯屈於鄭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寡固不可以敵衆。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公曰。將周密。謀不泄也。　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強。　杜牧曰。才周也。　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愼。　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公曰。形見於外也。　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弱。　杜牧曰。才不周也。　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　王晳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　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

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　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徼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孟氏曰。已下語是。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　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公曰。縻。御也。　杜佑曰。縻。御也。靡爲反。按通典。靡爲反作又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故太公曰已下。據通典補。　李筌曰。縻。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馳驟也。楚將龍且逐韓信而敗。是不知其進。秦將苻融揮軍少卻而敗。是不知其退。　杜牧曰。猶駕御縻絆。使不自由也。君國君也。患於軍者。爲軍之患害也。夫受鉞凶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如趙充國欲爲屯田。漢宣必令決戰。孫皓臨滅。賈充尚請班師。此不知進退之謂也。　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　梅堯臣曰。君不知進退之宜而專進退。是縻繫其軍。六韜所謂軍不可以從中御。　王晳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忠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　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通典軍中）之事。而同（通典作而欲同。下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杜佑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據通典補。）夫治國尙禮義。（通典禮讓。作）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燕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因山泉賣樵水。貪鄙積貨。爲三軍帥。不知其政也。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尙守雲中上首級。爲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陳皞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違衆沮議。左傳稱晉荀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師先進。終爲楚之所敗也。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虢公不修慈愛。而爲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爲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射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衂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譎。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尙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通典作軍覆疑矣。按杜佑注。直以覆敗釋之。）

曹公曰不得其人意也　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　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度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陳皞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　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其衆疑貳也　王晳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矣裴度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　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爲將則軍不治而士疑　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邲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還裨將先穀不從爲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患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因罷之遂能成功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公曰引奪也　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　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趙上卿藺相如言趙括徒能讀其父書然未知合變王今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此則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趙王不從果有長平之敗諸侯之難至也　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　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

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　王晳曰引諸侯勝己也　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畏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釁而至矣　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　李筌曰料人事逆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算三門遇奇五將無關格迫懼主客之計者必勝也　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　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　王晳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　何氏曰審己與敵　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通典御覽識作知）

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　李筌曰量力也　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荊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　梅堯臣曰量力而動　王晳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　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

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公曰君臣同欲　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　陳皞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無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　梅堯臣曰心齊一也　王晳曰上下一心若先穀剛愎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　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　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　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故春秋傳曰以下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　陳皞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　梅堯臣曰愼備非常　王晳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加晉又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

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之。又春秋、衞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公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也。杜佑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據通典御覽補。）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其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審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宣帝拒諸葛於五丈原。

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　杜牧曰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　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　王晳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責成效推轂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盡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閒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　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斧持其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而曰有王命焉是曰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猾虜也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焉　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公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原本有者字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作知己知彼者誤

孟氏曰審知彼己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　杜牧曰以我之

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　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　王晳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　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　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苻堅以百萬之衆南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有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義也　杜牧曰。恃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諫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　陳皞曰。杜說恃強之兵。無名而有罪。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　王晳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　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北堂書鈔作必敗。非。通典御覽俱作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御覽作必危也。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王晳曰。全昧於計也。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十家註卷四

形篇之形。曹公曰。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杜牧曰。因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疎。密則勝。疎則敗也。王晳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公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我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尙撞棚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左川澤。右丘陵。（原本作在山川兵陵。誤。據下文注改正。）背孤向虛。從疑擊間。善戰者。倚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夫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無此數者。以爲可

勝也。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王晳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隙耳。張預曰。守之故在己。攻之故在彼。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焉。

不能使敵必可勝。原本作之可勝。按注則故書正作必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又按呂氏春秋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是其証。

杜佑曰。若敵曉練兵事。原本作在己故練兵士。按杜佑注本釋必可勝句。後人臆改之。以牽合上句。今從通典御覽改正。策與道合。深爲備者。亦不可強勝之。杜牧曰。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爲己備。不能強令不己備。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爲。在敵故無必。王晳曰。在敵不在我也。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故曰勝可知。

曹公曰。見成形也。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陳皞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而不可爲。

曹公曰。敵有備故也。杜佑曰。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

爲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爲我可勝之資。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爲勝敗。梅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爲。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爲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己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爲。

不可勝者守也。

曹公曰。藏形也。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己則藏形爲不勝之備。以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御覽一引作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非。）

曹公曰。敵攻己乃可勝也。杜佑曰。敵攻己乃可勝也。已見其形。彼寡我衆。（原本作彼衆我寡。互誤。按杜佑作通典。引用曹注。下附己意。此云敵攻己乃可勝者。引曹注也。已下云云。杜佑語也。後人以其義不相比。又下文有攻則有餘之言。故臆改爲彼衆我寡。誤也。據御覽改正。）則可攻。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尙橦棚雲梯。土山地道。（原本無城則尙三字。據上文注補。）陳皞曰。川澤。右邱陵。背孤向虛。從疑擊閒。識辨五令以節衆。掎角（原本無掎角二字。）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梅堯臣曰。見其闕也。王晳曰。守者似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公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梅堯臣曰．守則知力不足．攻則知力有餘．　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事．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動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曹公曰．因山川邱陵之固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天時之便者．動於九天之上．　杜佑曰．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　李筌曰．天一遁甲經云．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時干．後一所臨宮爲九天．後二所臨宮爲九地．地者靜而利藏．天者運而利動．故魏武不明於遁．以九地爲山川．九天爲天時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經云．知三避五．魁然獨處．能知三五．橫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諸咎．則其義也．　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九者高深數之極．

陳皞曰．春三月．寅功曹爲九天之上．申傳送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勝先爲九天之上．子神后爲九

地之下。秋三月。申傳送爲九天之上。寅功曹爲九地之下。冬三月。子神后爲九天之上。午勝先爲九地之下也。　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　王晳曰。守者爲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沉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爲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爲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　何氏曰。九地九天。言其深微。尉繚子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言其祕密邃遠之甚也。後漢凉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小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尉繚子曰。若祕於地。若邃於天。是也。守則固。是自保也。攻則取。是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當見未萌。孟氏曰。當見未萌。言兩軍已交。雖料見勝負。策不能過絕於人。但見近形非遠。太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嘿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罇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元。非衆人之所見也。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王晳曰。衆常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御覽曰軍善作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交爭勝也。原本作爭鋒也。據御覽改正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口。非良將也。據御覽補李筌曰。爭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心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陳皞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王晳曰。以謀屈人則善矣。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眞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曹公曰易見聞也　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　王晳曰衆人之所知不爲智力戰而勝人不爲善　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爲力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爲明師曠聽蚊行蝘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　張預曰人皆能也引此以喻衆人之見勝也秋毫謂兔毛至秋而勁經言至輕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原本作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此後人所改今據御覽訂正）

曹公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以能攻之用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　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聰聞雷霆不出衆人之所能也故見於著則勝於顯見於微則勝於易　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　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于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公曰敵兵形未成（原本作未形從御覽改）勝之無赫赫之功也　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　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　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

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　何氏曰患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漢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

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搴旗斬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鬬

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貳也此筌以忒字爲貳也　陳皞曰籌不虛運策不徒發　張預曰力戰而求勝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公曰察敵有可敗不差忒也　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

杜牧曰措措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制必勝之功不差忒也　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　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　何氏曰善料也　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勝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

其地也。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爲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陳皞註同李筌。杜佑註同杜牧。梅堯臣曰。善侯敵隙。我則常勝。王晳曰。常爲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爲勝所。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衂。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彼求勝。

曹公曰。有謀與無慮也。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兆敗。田豐知魁武之必勝。是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敺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衞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付敵。方始趫趙。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賈林曰。不知彼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勝。勝可得乎。何

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　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勝．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公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失．敵之敗亂也．　李筌曰．以順討逆．不伐無罪之國．軍至無虜掠．不伐樹木．汚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祠．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肅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　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爲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　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　王晳曰．法者下之五事也．　張預曰．修治爲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戢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　王晳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　王晳曰。斟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　王晳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兼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　王晳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公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稱量。知敵之情。　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陳之法也。李衞公曰。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
地生度。
曹公曰。因地形勢而度之。　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敵而禦之。　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　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　王晳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計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

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王晳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數。

曹公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須備知士卒軍資之數而勝也。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王晳曰。數所以紀多少。言既知敵之大小。則更計其精劣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爲機數。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

曹公曰。稱量敵孰愈也。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

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　王晳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度。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　何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公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　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　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　陳皞、杜佑、同杜牧上五事註。　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　王晳曰。重勝輕也。　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　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疏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公曰。輕不能舉重也。　李筌曰。二十兩爲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　梅堯臣曰。力難制也。　王晳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　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公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御覽注。仞七尺也。其勢疾也。原本云。其高勢疾也。衍從御覽。）　李筌曰。八尺曰仞。言其勢也。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義也。　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湍溜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　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　王晳曰。千仞之谿。至陋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　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浚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量其淺深。及決而下之。則其勢莫之能禦。如善守者。匿形晦跡。藏於九地之下。敵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